

語文補充讀物

女兒國

“鏡花緣”裏的一個故事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这是“鏡花緣”裏的一个故事。寫林之洋、唐敖等人遊女兒國的經過。女兒國以男为女，在內管理家务事情；以女为男，从事外面的勞動。女兒國的國王也是女的。林之洋被國王留在宮中，封为王妃，吃尽同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受的纏足、穿耳等一样的苦头。这个故事，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中國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制度是不滿的，因而假想出这样的故事，來为饱受压迫的妇女，傾訴不平。

716-8

406



書号：0490

女 兒 國

節改者：章
插畫者：張 樹
編輯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出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051 號
(北京香餌胡同 73 號)

印刷者：外 文 印 刷 廠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 9 號)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局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11千字

印張：8/9

定價：(4)九分

印數：1—38,000

1955年8月第一版

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話說林之洋要到海外去做生意。他的妹夫唐敖(^{[唐]讀去[敖]讀么}),也想到海外去看看,就跟了他乘海船出發了。

他們一路經過了君子國、無腸國、毛民國、小人國、長人國、長臂國(^{[臂]讀})等地方,有一天,來到了女兒國。

船隻靠岸,老舵工(^{[舵]讀[正]情})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遊玩。唐敖因為聽說唐朝時候,唐僧(^{么么})到西天去取經,路過女兒國,女兒國沒有男子,國王要唐僧做丈夫,唐僧幾乎被留在那裏,不得出來,所以不敢上岸。

多九公笑道:“這個女兒國,不是唐僧經過的那個女兒國。如果是那個女兒國,當然我們大家都不敢上去。這個女兒國,歷來本有男女,也是男女配合,和我們一樣;它和我們不同的是:男人反而穿裙子(^{[裙]讀[軍]}),做女

人，管理家內的事情；女人却穿靴（丁口世）戴帽，做男人，管理外面的事情。”

唐敖說道：“男人做女人，管理家務事情倒也罷了，難道還搽脂（〔搽〕讀〔茶〕）抹粉（〔漂〕讀〔票〕）裹小脚不成？”

林之洋道：“聽說他們最喜歡纏足，不論大小人家，都以小脚為漂亮（〔漂〕讀〔票〕）。搽脂抹粉，當然也是不可缺少。”說着，就拿出一張貨單道：“妹夫，你看這上面的貨物，就是準備在這裏出賣的。”

唐敖一看貨單，上面開的果然都是脂粉、木梳之類婦女用的東西。看罷，將貨單交還林之洋。

林之洋拿了貨單，上岸去了。唐敖同多九公也進城去遊玩。

到得城裏，唐敖和多九公細看那些人，老老少少，都沒有鬚鬚（〔鬚〕讀〔須〕），雖然穿着男裝，講話口音却是女的；同時他們的身段也都比較瘦小。

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他們本來都是好好的女人，却偏要裝做男人，真是做作！”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，你是這樣說，只怕他們看見我們，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女人不做，却偏要冒充男人哩！”唐敖道：“九公，這裏男子是這樣，不知女人又是怎樣？”多九公暗暗向旁邊指一指道：“唐兄，你看那個拿着針線做鞋的，不就是一个女人嗎？”

唐敖看時，那邊有個小戶人家，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，一頭黑髮，用油搽得雪亮，



頭上戴着許多珠翠（〔次位〕拼），真是耀（〔要〕）花人眼睛；耳朵上有一副八寶金環；身上穿一件玫瑰紫（〔玫瑰〕讀一〔煤〕，〔瑰〕讀二〔歸〕）的長衫；下面穿一條葱綠（〔葱〕讀一〔聰〕）裙兒；裙下面露出一雙小小金蓮（〔蓮〕），穿一雙大紅綉花鞋子，剛剛只得三寸，正坐在那裏綉花。唐教見那女人面上搽着許多脂粉，再朝嘴上一看，原來生滿鬚鬚，是個絡腮（〔思挨〕拼）鬚子。

唐教看罷，忍不住嘆嗤（^い）笑了一聲。那婦人聽見笑聲，便停了針線，望着唐教喊道：“你這婦人敢是笑我嗎？”這個聲音，老聲老氣，倒像破鑼一般。唐教嚇得拉着多九公就朝前飛跑。那婦人還在那裏大聲說道：“你面上有鬚鬚，明明是個女人；你却穿衣戴帽，冒充男人。你去照照鏡子，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！”

唐教看到離那個婦人已遠，就向多九公道：“他們果然把我們當做女人。我那舅兄（指林之洋）上去，但願他們把他當做男人才好！”多九公道：“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”唐教道：“舅兄

面孔生得白嫩，他們要是把他當做女人，豈不麻煩？”

這時路旁許多人在看一道榜文（^{〔榜〕讀}_{々无〔鄉〕}），唐敖和多九公擠進去一看，原來是講河道淤塞（^{〔淤〕}_{讀口}）水災嚴重的事情。

兩人玩了多時，回到船上，林之洋還沒有回來。吃過晚飯，等到二更，仍舊沒有消息。林之洋的妻子呂氏（^{〔呂〕讀}_{々口〔旅〕}），很是驚慌。唐敖和多九公提着燈籠（^{〔龍〕}_{々々}），上岸找尋，走到城邊，城門已關，只得回船。第二天，又出去找尋，仍舊沒有音信。到第三天，又帶幾個水手，分頭找尋，也是白費氣力。一連找了幾天，竟像石沉大海一般。呂氏和女兒婉如（^{〔婉〕讀}_{々々〔碗〕}）哭得死去活來。唐敖、多九公二人，仍是天天找尋，各處探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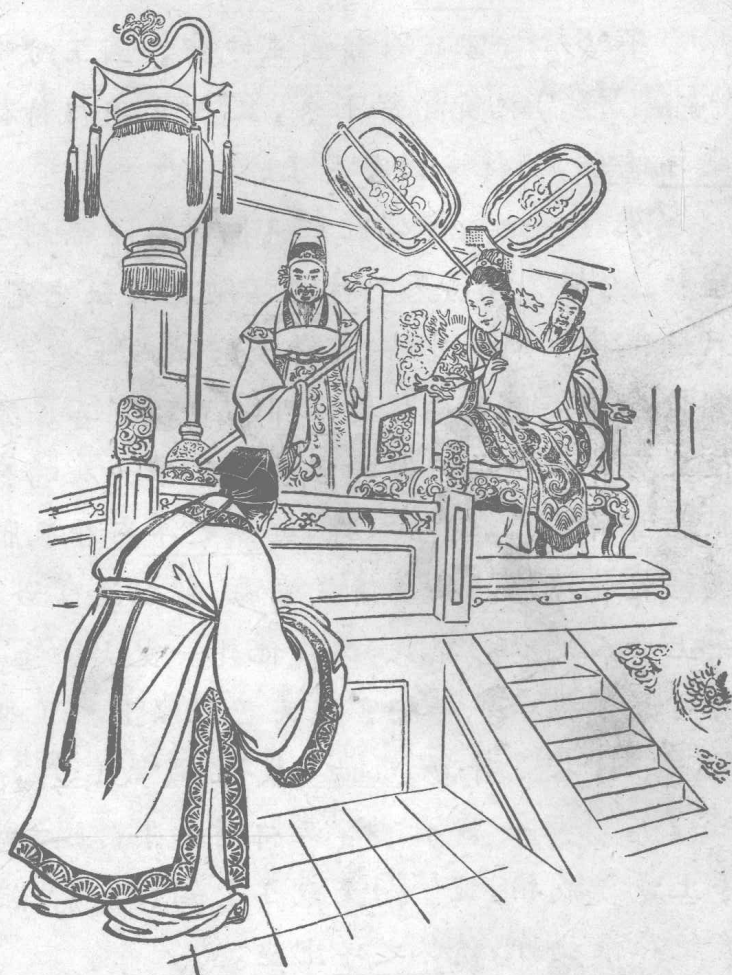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林之洋那天帶着貨單，走進城去，跑了幾家店，因為價錢低，就又把貨單拿到大戶人家去賣。那大戶批了要買的貨物，告訴他道：“我們這裏有個國舅府，他家人多，要用的

貨物一定也多。你到那裏賣去，一定得利。”

林之洋問明路徑（⁴_{〔殿〕}），來到國舅府。他把貨單求管門的人送進去，裏面傳出話道：“國王正要這些貨物，現在把貨單替你轉送到國王那裏，你可以跟着送貨單的人同去，聽候批貨。”

不多時，裏面走出一個人來，拿了貨單，招呼林之洋和他一道去見國王。他們一同穿過幾層金門，只見到處有人把守，非常威嚴。走到內殿（²_{〔電〕}）門口，那人對林之洋道：“大嫂在這裏等候一下，我把貨單送進去。”不多時，那人又出來道：“大嫂單內的貨物，都沒有開價錢，國王要當面問你，才好批貨。你隨我到裏面去，須要小心！”

林之洋跟着那人，走進內殿，見了國王，行過禮，站在一旁。看那國王，雖然三十開外，却生的面白唇紅，旁邊圍着許多宮娥（^古_{〔俄〕}宮娥，就是宮女）。國王拿着貨單，問了各樣價錢，一面問話，一面只管把林之洋上下細細打量。林之



洋想道：“這個國王，為什麼只管將我細看，難道他不曾見過中國人嗎？”

不多時，宮娥來請國王吃飯。國王吩咐（〔吩〕讀□ㄣ〔分〕
〔咐〕讀□ㄨ〔付〕）把貨單留下來，又叫宮娥招待林之洋吃飯，就轉身回宮去了。

歇了一會，有幾個宮娥把林之洋帶到一座樓上，擺了許多菜。林之洋剛把酒飯吃完，只聽得樓下鬧鬧吵吵，有許多宮娥跑上樓來，都口呼“娘娘”，向林之洋叩（〔叩〕讀□ㄎ）頭賀喜。隨後又有許多身強力壯的宮娥，捧着女人的衣服和首飾上來，七手八腳，把林之洋內外衣服脫得乾乾淨淨。接着備了香湯，替他洗了浴，穿上女人的衣衫裙褲，又在他那一雙大腳上，暫時穿了襪子。那些宮娥又替他頭上梳了髻兒（〔髻〕讀□ㄐ），搽了許多頭油，戴上鳳釵（〔鳳〕讀□ㄨㄥ〔釵〕讀□ㄘ），搽了一臉香粉，又把嘴唇染得通紅，手上戴了戒指，腕（〔腕〕讀□ㄨㄢ）上戴了金鐲（〔鐲〕讀□ㄨㄚ）。然後把牀帳放好，請林之洋上坐。

這時，林之洋像做夢一般，又像吃醉了

酒，只是發呆(勿所)。他問宮娥，才知道國王封他做王妃(〔非〕)，等選了吉日(好日)，就要進宮。

林之洋問明以後，正在驚慌，又有幾個宮娥走來，都是身高體壯，滿嘴鬚鬚。內中一個白鬚鬚宮娥，手拿針線，走到牀前跪下(〔跪讀〕)道：“稟(〔稟〕，告)娘娘，奉(〔奉〕)命穿耳！”早有四個宮娥上來，把林之洋緊緊扶住。那白鬚鬚宮娥上前，先把右耳朶穿針的地方，用手指碾(〔碾〕，拚)了幾碾，登時一針穿過。林之洋大叫一聲：“痛殺我了！”望後一仰，幸虧宮娥扶住。那白鬚鬚宮娥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，也是一針穿過。林之洋痛得喊叫連聲。兩耳穿過以後，又替他戴了一副八寶金環。那白鬚鬚宮娥把這事做完，就退出去了。

接着，有一個黑鬚鬚宮娥，手拿一疋白綢，也向牀前跪下道：“稟娘娘，奉命纏足！”又上來兩個宮娥，都跪在地下，扶住林之洋的脚，把襪子脫去。那黑鬚鬚宮娥拿了一條矮櫬，坐在下面，把白綢從中間撕開，先把林之

洋的右脚放在自己膝蓋上，把五個腳趾（^出_止）緊緊靠在一起，又將腳面用力曲做彎弓（^ㄨ_ㄣ）一樣，再用白綢纏裹。才纏了兩層，就有宮娥拿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，一面狠（^ㄣ_狠）纏，一面密縫。

林之洋被幾個宮娥緊緊扶住，絲毫不能動彈。等到纏完，只覺得腳上好像炭火在燒一般，陣陣疼痛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放聲大哭道：“害死我了！”

兩腳纏過，那些宮娥很快地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，替他穿上。

林之洋哭了多時，左思右想，毫無辦法，只得請求衆人道：“諸位老兄，替我在國王面前說一聲，我本來是有婦之夫，怎麼能夠做王妃？只求早早放我出去，我的妻子也很感激。”那許多宮娥道：“剛才國王已經吩咐，把腳纏好，就請娘娘進宮，這時誰敢去講？”

不多時，宮娥拿了燈，送上晚飯來，真是肉山酒海，滿滿擺了一桌。林之洋那裏吃得

下，都給衆人吃了。

林之洋坐在牀上，覺得兩腳痛得厲害，支持不住，衣服也不脫，就倒在牀上睡了。

到了夜間，林之洋時常被兩腳痛醒，就把纏在腳上的白綢撕撕解解，費了很多力氣，扯（扯）了下來。把十個腳趾個個舒開，這一暢快，非同小可，便又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洗臉以後，那個黑鬍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腳，只見林之洋兩腳已經脫得精光，連忙就去報告國王。國王叫保母過來，命令重打二十板。

保母領了命令，帶了四個人，捧着竹板，來到樓上跪下道：“王妃不服從約束，奉命打板子！”四個有鬍鬚（鬍鬚）的女人，個個膀闊（膀闊）腰粗，走上前來，把林之洋輕輕拖翻，脫下內衣，保母手舉竹板，向屁股大腿，一路打去。

林之洋痛得連聲喊叫，剛打五板，就已經皮開肉破，鮮血直流。保母將手停住，向纏足

的宮娥道：“剛打五板，王妃已經打成這個樣子；如果打到二十板，恐怕貴體受傷，一時難好，誤了吉期。請姊姊先去替我轉告國王，看國王怎樣命令，再作道理。”纏足宮娥去了來道：“國王說，問問王妃以後服從不服從約束，如果服從約束，就放他起來。”林之洋怕打，只得說道：“都改過了！”衆人聽了，就停住手。

宮娥替他把血跡^(_積)揩乾淨。國王叫人送了一包藥和一碗“定痛人參湯^(_參讀_身)”來。林之洋敷^(_夫)上藥，吃了人參湯，歇了一會，果然不痛了。

那個纏足宮娥又來替他重新纏好腳，叫他下牀來往走動。宮娥攙着^(_攙讀_イ)走了幾步，打傷的地方雖然已經好了，但是兩腳還是很痛，只想坐下來休息。纏足宮娥恐怕誤了限期，一點也不放鬆，林之洋剛要坐下，那個宮娥就要去報告國王，林之洋只得勉強支持，走來走去，真像掙^(_正)命一般。到了夜間，林之洋時常痛醒，整夜不能合眼。白天晚上，都有

宮娥輪流看守，一點也不放鬆。

林之洋的兩隻腳，被宮娥今天也纏，明天也纏，並用藥水薰洗（^{〔薰〕讀「ㄒㄩㄢˋ」}_{〔虛暈〕拼}），不到半個月，腳面已經彎曲，十個腳趾也已經腐爛，天天鮮血直流。

有一天，林之洋正腳痛的厲害，那些宮娥又來攪他行走，他非常氣惱，暗暗想道：“我林之洋捺了（^{〔捺〕讀「ㄋㄚˋ」}_{〔那〕}）火氣，百般忍耐，本來想妹夫和多九公前來救我。現在和他們二人音信不通，我這樣受苦，倒不如死了爽快。”他手扶宮娥，又走了幾步，只覺痛得寸步難移，就跑到牀前，坐在上面，任憑大家勸解，口口聲聲只叫保母去報告國王，如果還要纏腳，情願立刻處死。一面說着，一面就丟脫花鞋，把纏腳的白綢用手亂拉。那許多宮娥一齊上來阻擋，亂亂紛紛，攪（^{ㄏㄩㄢˋ}_{〔緝〕}）成一團。

保母看到情形不對，就去報告國王。國王立刻傳下命令：王妃不服從約束，不肯纏腳，將他雙腳倒掛在梁上！

林之洋身體懸空，只覺得頭昏眼花，痛得冷汗直流。他咬咬牙齒，忍住痛，閉住口，合上眼睛，只等早早氣斷身死，免得吃苦。吊了一會，死又不死，兩隻腳却好像刀割針刺一樣。他雖然咬定牙關，但是那裏忍得住，不覺大喊大叫起來，要求國王饒命。

保母立刻就去報告國王，把林之洋放了下來。從此，林之洋只得耐心忍痛，隨着衆人，不敢違拗（ㄘ）。那許多宮娥知道他怕懼（^ㄣ_ㄣ），到了纏腳時，只希望早日纏小，好討國王歡喜，因此更加不顧死活，用力狠纏。林之洋幾次要想尋死，但是那許多宮娥日夜提防，真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

不知不覺，林之洋兩腳上腐爛的血肉，都已經變成膿水（^{〔膿〕讀}_{ㄣ×ㄣ〔膿〕}）流盡，只剩下幾根枯骨，兩腳很是瘦小。國王時常差人來看，看腳纏好了沒有。

這一天，保母去報告國王說腳已纏好。國王親自上樓，看了一遍，非常歡喜，不覺想

